

人天歡喜

金瓶梅

古今
研究
集成

延边大学出版社

**《金瓶梅》
续书集成(下)**

金

屋

梦

民国 孙静庵

引 言

小说始于唐宋，广于元，其体不一。田夫野老，能与经史并传者，大抵皆情之所留也。情生则文附焉，不论其藻与俚也。《西游》、《金瓶》、《水浒》皆千载一遇之大文章也。《西游》语怪而证道，《水浒》戒侠而崇义于盗，《金瓶》惩淫而炫情于色。此皆显言之，夸言之，放言之，而其旨则在以隐以刺以止之间，唯不知者曰暴曰淫，以为离经而叛道焉。是观其显不知其隐，见其放不知其止，喜其夸不知其所刺。蛾油自溺，鸩酒自毙，顾人之眼力浅深耳。吾书至此，适得吾老友某君书，内一条云：《金瓶》已阅毕，洵是杰作，前人谓《石头记》胎脱此书，亦非虚语。所不同者，一个写才子佳人，一个写奸夫淫妇；一个写一市纨绔少年，一个写一井小人耳。至于笔墨之佳，二者无可轩轻。人谓其淫，我却觉其无限凄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是愁人无处不抱悲观耳。写尽世态炎凉，可作一般利欲薰心者当头棒喝，其功不在佛经下也云云。吾阅此书，吾不觉抱悲观，恨吾一时无此如椽之笔，自著一说部如《红楼》、《水浒》、《金瓶》之文字以饷阅者。忽有书估携旧抄本说部求售，署名《金屋梦》著者为梦笔生，全书共六十回，阅其文字，虽雅俚不伦，然不屑屑于寻章摘句效老生常谈，其描摹人物，莫不须眉毕现。间发议论，又别出蹊径，独抒胸臆，畅所欲言，大有曼倩笑傲、东坡怒骂之概。点染世态人情，悲欢离合，写来件件逼真，而不落寻常小说家窠臼。阅之不觉狂喜咋舌，真千载难遇之妙文也。急以重价购之，稍稍润色，以饷阅者。

《金屋梦》凡例

一．是编紧接金瓶梅一百回编起，本阴阳鬼神以为经，取声色货利以为纬，大而君臣家国，细而闺壶婢仆；兵火之离合，桑海之变迁，生死起灭，幻入风云；果因禅宗，寓言褒贬，而其旨一归之劝世。

二．唐人纪事，则藻绮风云；元人说海，则借谈神鬼。虽快尘谈，无裨风化。是编则假饮食男女，讲阴阳之报复。因鄙夫邪妇，推世运之变迁；涤淫秽而入莲界，拔贪欲以返清凉，不堕狐禅，不落俚障。

三．是编以漆园之幻想，阐乾竺之真宗；本曼倩之诙谐，为谈天之炙毂。齐烟九点，须弥一芥。元会恣其笔底，鬼神没于毫端，大海蜃楼空中梵阁，为古今未有之奇书。可作语怪小说读，可作言情小说读，可作社会小说读，可作宗教小说读，可作历史小说读，可作哲理小说读，可作滑稽小说读，可作政治小说读。

四．小说以《水浒》、《西游》、《金瓶梅》三大奇书为宗，概不宜用之乎者也等句。近观时作，半有书柬活套，似失演义正体。是编一切不用，间有采用四六等句法，仿唐人小说者，亦即时改入白话，不敢粉饰寒酸。

五．小说类有诗、词，《金瓶梅》名为词话，多用旧曲。今因题附以新词，较之他作，颇多佳句，不至有腐俗鄙俚之病。

六．从来小说往往托兴才子佳人，缠绵烦絮，刺刺不休，耳目间久已陈腐。是编独构异样楼阁，别见玲珑，脱尽窠臼。

七．是编悲欢离合，皆从世情上写来，件件逼真，间有一二点缀处，亦不过借为金针之度。字义庸浅，期于雅俗同喻，不敢以深文自饰，得罪大雅。

八．《金瓶梅》中年月故事，或有不对者，如应伯爵已死，今言复生，曾误传其死一句点过。前言孝哥年已十岁，今言七岁，离散出家，无非言幼小孤孀，存其意不无小失也。客中并无前集，迫于时日，故或有小错，观者略之。

九．《金瓶梅》止于西门庆一家妇女酒色饮食言笑之事，是编附以朝廷君臣忠佞贞淫大奸大恶，如尺水兴波，寸山起雾，客多主少，别是一格。

目 录

- 第 一 回 生前造孽好色贪财 死后报应孤儿寡妇…………… (1)
- 第 二 回 欺主奴谋劫寡妇财 枉法赃贻累孤儿祸…………… (8)
- 第 三 回 贼杀贼来安先丧命 盗遇盗张大早伤身…………… (16)
- 第 四 回 来安妻出首贼赃 吴典恩拷逼主母…………… (23)
- 第 五 回 五岁儿难讨半文钱 一锭金连送四条命…………… (29)
- 第 六 回 望乡台西门庆思家 丰都城武大郎告状…………… (37)
- 第 七 回 奈河桥奸雄愁渡 枉死城淫鬼传情…………… (43)
- 第 八 回 沈富翁结贵埋金 袁指挥失魂救女…………… (47)
- 第 九 回 大发放业鬼轮回 造劫数奸臣伏法…………… (52)
- 第 十 回 梦金砖富翁得子 赐银瓶孽女妇媚…………… (57)
- 第 十 一 回 众女客林下结盟 刘学官雪中还债…………… (64)
- 第 十 二 回 陷中原徽钦北狩 屠清河子母流离…………… (70)
- 第 十 三 回 应伯爵掠卖孝哥 吴月娘穷逢秋菊…………… (75)
- 第 十 四 回 沈乞儿故园归梦 翟员外少女迷魂…………… (80)
- 第 十 五 回 给孤寺残米收贫 兀术营盐船酬药…………… (88)
- 第 十 六 回 吴月娘千里寻儿 李娇儿邻舟逢旧…………… (93)
- 第 十 七 回 宋道君隔帐琵琶 张邦昌御床半臂…………… (100)
- 第 十 八 回 李银瓶梅花三弄 郑玉卿一箭双雕…………… (107)
- 第 十 九 回 宋宗泽单骑收东京 张邦昌伏法赴西市…………… (114)
- 第 二 十 回 翟云峰义送月娘 韩搗鬼路济玳安…………… (119)
- 第 二 十 一 回 翟员外大撒买花钱 郑玉卿稳吃新红酒…………… (124)
- 第 二 十 二 回 留高僧善士参禅 逢故主义仆得信…………… (131)
- 第 二 十 三 回 美偿美两场大棍 债还债一叶扁舟…………… (137)
- 第 二 十 四 回 薄倖郎贴金易色 疾心妇丧命偿冤…………… (144)
- 第 二 十 五 回 淮安城月娘问渡 清江浦嫠妇同舟…………… (152)
- 第 二 十 六 回 蒋竹山官星妙药 苗员外卖富投诚…………… (156)
- 第 二 十 七 回 董玉娇明月一帆风 郑玉卿吹箫千里梦…………… (162)
- 第 二 十 八 回 瓜州渡樱桃死节 润州城郑子吹箫…………… (169)
- 第 二 十 九 回 汴河桥无心遇旧 法华庵有女伤春…………… (175)
- 第 三 十 回 拉枯桩双姬夹攻 扮新郎二女同床…………… (181)

第三十一回	风雨夜淫女奔邻	琉璃灯书生避色·····	(186)
第三十二回	排善类重立党人碑	杀忠贤再失河南地·····	(190)
第三十三回	清河县李铭传信	齐王府银姐逢时·····	(196)
第三十四回	翟员外伸冤元帅府	李师师官配马头军·····	(205)
第三十五回	三教堂青楼成净土	百花姑白骨演重门·····	(213)
第三十六回	大觉寺淫女参禅	莲花经尼僧宣卷·····	(220)
第三十七回	演邪教女郎迷性	闹斋堂贫子逢妻·····	(231)
第三十八回	孔梅玉爱嫁金二官	黎金桂不认穷瘸婿·····	(237)
第三十九回	同床美二女炙香瘢	隔墙花三生争密约·····	(244)
第四十回	闷佳人空房遭鬼魅	软浪子借馆效鸾凰·····	(250)
第四十一回	刘瘸子告状开封府	金桂姐鬼魅葡萄架·····	(254)
第四十二回	郑爱香伤心烹鸡	应花子失目喂狗·····	(259)
第四十三回	母夜叉髻剪玉佳人	孙雪娥梦诉生前恨·····	(269)
第四十四回	木瓜郎语小莫破	石女儿道大难容·····	(275)
第四十五回	莲净度梅玉出家	瘸子听骷髅入道·····	(280)
第四十六回	沈花子魂认前身	王六儿老还旧债·····	(289)
第四十七回	湖心寺月娘祝发	伽蓝殿孝子迷途·····	(295)
第四十八回	典金环婢女逢夫	受丝鞭佛子纳妇·····	(303)
第四十九回	刘学官弃职归山	龙大师传丹入海·····	(311)
第五十回	苗员外括取扬州宝	蒋竹山遍选广陵花·····	(321)
第五十一回	韩世忠伏兵走兀术	梁夫人击鼓战金山·····	(330)
第五十二回	雪洞师破佛得珠	王杏庵捐家造寺·····	(342)
第五十三回	扬州城分刷苗员外	建康府箭射蒋竹山·····	(347)
第五十四回	鸳鸯帐新妇听经	锦屏女送夫赠衲·····	(353)
第五十五回	辽阳洪皓哭徽宗	天津秦桧别挾懒·····	(359)
第五十六回	走江口月娘认子	下南海孝子寻亲·····	(368)
第五十七回	面前母逐亲儿去	衣底珠寻旧主来·····	(375)
第五十八回	龙海珠还儿见母	金梅香尽色成空·····	(381)
第五十九回	玳员外建塔开金藏	空大师奉母上莲台·····	(387)
第六十回	三教同归感应天	普世尽成极乐地·····	(394)

第一回

生前造孽好色贪财

死后报应孤儿寡妇

金谷园中春草生， 当年池馆一时平。
何来乳燕寻华屋， 似有流莺唤画楹。
客散声歌明月下， 兵残砾瓦野烟横。
秦宫汉阙皆成土， 流水年年不住声。
芙蓉脂肉绿云鬓， 泣雨伤春翠黛残。
歌管楼台人寂寂， 山川龙战血漫漫。
千年别恨调琴懒， 几许幽情欲话难。
回首旧游真似梦， 寒潮惟带夕阳还。

话说《金瓶梅》一部小说，原是替世人说法，画出那贪色图财、纵欲丧身、宣淫现报的一幅行乐图。说这人生机巧心术，只为贪图财色，猛上心来，就毒杀他人，奸娶他的美妇，暗得他的家私，好不利害。白手起家，倚财仗势，得官生子。食的是珍馐，穿的是锦绣，门客逢迎，婢妾歌舞，攀高接贵，交结权门，花园田宅，极尽一时之盛世也。不过一场春梦，化作烈火烧身，不免促寿夭亡。富贵繁华，真是风灯石火。细想起来，金银财物，妻妾田宅，是带不去的。若是西门庆做个田舍翁，安分的良民，享着几亩的良田，守着一个老妻，随分度日，活到古稀善病而终，省了多少心机，享了多少安乐。只因众生妄想，结成世界，生下一点色身，就是蝇子见血，众蚁逐羶。见了财色二字，拼命亡身，活佛也劝不回头，没一个好汉跳得出阎罗之网。倒把这西门大官人，像拜成师父一般，

看到翡翠轩、葡萄架一折，就要动火；看到加官生子、烟火楼台、花团锦簇、歌舞淫奢，也就不顾那髓竭肾裂、油尽灯枯之病。反说是及时行乐，把那寡妇哭新坟，春梅游故馆一段冷落炎凉光景，看做平常。救不回那贪淫的色胆，纵欲的狂心。少年子弟买了一部，看到淫声邪语，助起兴来，只限那胡僧药不得到手，照样做起。把这做书的一片苦心，变成拔舌地狱，真是一番罪案。我今为众生设法，就把这《金瓶梅》紧接一百回编起，使看书的人，知道西门大官人不是好学的，借此引人献出良心，把那淫胆贪谋，一场冰冷。使他如雪入洪炉，不点自化，岂不是讲哲学的机锋，说佛法的棒喝。闲话休题，且讲正传。话说《金瓶梅》一百回终，内说西门庆死后，生子孝哥，与吴月娘度日，家业凋零，群妾离散。金莲、春梅皆因好色，不得其死。过不得一二年，家人小厮逃的逃，十人中存不得一二个。生意买卖渐渐不能如前，折的折，竟一文也没得进门。检点家计，有如秋叶之落，又如春雪之消，不是动人嘲笑，就是惹人谈论。到了钦宗靖康十三年间，遇着金兵大入中原，把汴京围了，掳掠了金银子女无算。讲了和盟回去，不消一年，倾国又来。那时山东河北地方，俱是番兵，把周守备杀了，济南府破了。清河县地方，去临清不远，富庶繁华，番兵土贼一齐而起。那些胆小的早逃的逃躲的躲，纷纷不绝。玳安打探得知，只得报与吴月娘知道，吴月娘听得，直吓得如痴如呆，连话都说不出来。欲待随众躲避，偌大的房屋家计，却叫谁人看管；欲要守定不逃，又恐怕仓促中被金兵掳去，岂不出丑。我便拚着一死，又想这三四岁的儿子一旦也遭屠戮，便要绝了西门大官人之后，倒不如弃了家计，且留得母子性命再作区处。算计定了，便叫玳安将家中房屋，该封的封，该锁的锁，且遮掩一时。又在家捱了一日，见信息越紧，人家逃躲的络绎不绝，便按纳不定，只得叫小玉抱着孝哥，玳安拿着盘缠并随身行李，相伴出门。这吴月娘从来出门，俱是乘轿，用双仆跟随，何曾自走一步，今见事急，只得步走。但走便走，终是不惯，见了人未免退退缩缩，才走得三五百步，刚转得一个弯，不提防一阵人乱烘烘冲将来，口里只说不好了，金兵已在后面了。月娘吃了一惊，便顾不得好歹，只跟定小玉，抱着孝哥往前急走。及走得出城，心才放些，再回头看时，早不知玳安是在哪里冲散，竟

不见来了。欲待找寻，又不敢复入城中；若要等待，又怕撞着金兵，没奈何，只得随着众人，一步一步往前走去。走了二三里路，忽遇见一个大寺，问人说是永福寺。众人就有坐在寺门前歇息的，也有进寺去躲藏的。吴月娘此时已走不动，只得也走进寺里来，看看光景。说也奇怪，不期这永福寺的僧人，盖造大殿时，西门大官人曾舍了五十两布施，时常送盒盘来走动，一向认得吴月娘。今日忽见了，虽知大官人已死，却晓得吴月娘还是富室，不敢怠慢，只得殷勤款待，留他在一间净室里存身。吴月娘到了此时，便是受恩深重，喜出望外，也算得他乡遇故知了。不料躲不得一二日，金兵到来信息一发紧了，这永福寺僧人，虽说是个和尚，却身边有些积蓄，也怕有失，便顾不得吴月娘死活，竟趁着黑夜，悄悄躲往远山破寺去了。到了次日，吴月娘起来，只见躲难妇人越发多了，这几个和尚早已形影不见。那寺外往来兵马，一日何止过去三五千，幸喜各去攻城，不入寺中搜觅。月娘便躲在寺里，只吓得胆惊心慌。小玉抱孝哥在怀中，见娘惊慌，也只是哭泣。躲了十余日，眼见得金兵抢过兗东一带地方，撤回汴梁大寨，围困京城去了。真是杀得这百姓尸山血海，倒街卧巷，不计其数。大凡行兵的法度，杀的人多了，俘掳不尽，将这死尸堆垛在一处，如山一般，谓之“京”观，夸他用兵有威震敌国之胆，这是古今行兵通例。这金兵不知杀了几百万人民，筑成“京观”十余座而去。但见：

尸横血浸，鬼哭神号。云黯黯黑气迷天，不见晨辰日月；风惨惨黄沙揭地，那辨南北东西。佳人红袖泣，尽归胡马抱琵琶，王子白衣行，潜向空山窜荆棘。觅子寻爷，猛回头肉分肠断；拖男领女，霎时节星散云飞。半夜里青磷火走，无头鬼自觅骷髅白日间黑狗食人，有嘴乌争啣肠肺。野村尽是蓬蒿，但闻鬼哭；空城全无鸡犬，不见烟生。

不止一日，那些逃难妇女和吴月娘俱白日藏在佛座经柜底下，夜间在香积厨取些剩米就佛前香点起火来，做些稀粥吃了，天未明，依旧又躲伏在黑暗里。后来金兵过尽，渐渐有人行走，那些妇女们各自回家。也有找觅儿女的，也有在死尸身傍找觅丈夫的，俱各去讫不题。止剩月娘领着小玉，抱着孝哥，不敢回城。指望遇着熟人，问城里信息，才敢回去。到夜

间乌黑黑的一个大空寺，只剩得他两个妇女一个孩子藏在里面。孤孤凄凄，好不苦恼，那日正是七月七日牛郎织女鹊桥相会之夕，唐明皇与杨贵妃，在长生殿夜半人无私语，生生世世愿为夫妇之辰。吴月娘和小玉，藏在东廊尽头一间伽蓝殿座下，铺些干草，和衣而寝。恰有三更时候，只见月色沉阴，佛灯隐隐，远远听得野外好似鬼哭之声，啾啾唧唧来的渐近，吓的月娘忙推小玉，只是不醒。又见几个鸛鸟，在殿脊鸱尾上，叫一阵啸一阵，乱飞一阵。叫的月色无光，阴气逼人，好生害怕。吓的吴月娘呆了，不敢出声，凄凄惶惶似睡非睡，隐隐见有一鬼，头戴长枷，腰缠铁索，像是西门庆；一鬼眉弯双月，项锁长绳，恹恹病瘦，娇态堪怜，像是李瓶儿；又有一鬼，披发遮面，血流满胸，像是潘金莲被人杀死时的光景；又有一鬼，浓妆粉面，裸体赤身，娇声宛转，双眉颦蹙，像是春梅姐贪欲失阴而死的光景。忽然鸡叫一声，众鬼嚎啕痛哭而去，不见踪影。月娘一觉醒来，惊的浑身都是冷汗。那时有四更天气，万籁无声，一轮明月，正照中天，月娘在睡梦中看得明明白白，真是奇怪。不一时，孝哥醒了，忙叫小玉起来，坐到天明，早有那些逃难的百姓来到寺中找寻妻子的。恰好玳安前日因被贼赶散，躲在王昭宣府家冰窖里，藏了几日，不敢出来。因兵退了，各处寻觅不见，听得永福寺，躲的妇女甚多，同众人一路寻来，遇见他妻子小玉和月娘母子，大家欢喜不尽，便商量回家。仍叫小玉抱着孝哥，走进城来，到得城中一看，好不惊恐。但见：

城门烧毁，垛口堆平。一堆堆白骨露尸骸，几处处朱门成灰烬。

三街六巷，不见亲戚故旧往来；十室九空，那有鸡犬人烟灯火。庭堂倒转屏何在，寝房烧床榻无存。后花园下见人头，厨房灶前堆马粪。

月娘进得城来，四下观看。见那城郭非故，瓦砾堆满，道傍死尸半掩半露。到了自家门首，狮子街开当店的门面，全不认得了。大门烧了，直至厅前，厦檐廊下，剩了些破椅折桌，俱是烧去半截。走到仪门里上房门外，虽没烧坏，门窗已尽行折去。厨房前，马粪有半尺深。月娘又惊又恼，正待放声大哭。却好作怪，只见一个老妈妈，从他五娘潘金莲院子出来，蓬头垢面，身上又无布裙，倒把月娘吓了一跳。你道是谁，原来乱后逃生的男妇回来，抢拾这大人家的金银财物无主家伙，多有以此起家的。

月娘忙问道：“你是谁？”那老妈妈也不答应，只见他眼中垂泪，呜呜的哭将起来。月娘上前细看，才认的是老冯，原是西门庆家惯走的马泊六，李瓶儿的旧人。他知西门老爷家富贵多财，有埋在宅里的，他日日来搜寻，不想遇见月娘回家。老冯道：“我的奶奶，你在那里躲来，叫我寻了好几个月，那里没寻到。”又看着孝哥道：“这还是过世老爷的积德，人家好儿好女拆散了多少，恁娘儿们这样团圆来家，也是你老人家一生行好，没伤天理。”说着就去小玉怀里接过孝哥来抱，那孝哥饿了半日，哭着要吃饭。一时锅灶俱无，哪里讨米去，老冯去腰里取出一个火烧饽饽来，递与孝哥，就不哭了。看着月娘道：“这还是我兵来时带的干粮，没吃了。这几日，都在人家宅子里，寻剩下的米吃，才剩了这一个。”一面说着话，月娘走的乏了，都在破屋石台基上坐下，问这人家谁死谁存的信，好不悲伤。老冯又说他在养济院里，亲眼见吴大舅被兵杀了，他一家被掳。月娘听了，大哭一场。老冯又说：“还有许多全了命的，还亏大营催得紧，只在城里扎了三日营，没大搜寻。这些烧毁的，都是兵去了，城里土贼发的火，好抢财物。如今听得番兵破了东京，不久还要回来临清驻扎，咱这里怎生躲得住。一句话吓得月娘面色如土，忙和玳安商议，这破宅子如何宿得，又无处安身，到不如还往城外买的乔千户家庄上，有破草屋，且住这一夜，明日再作商议。就看着老冯说道：“你老人家无儿无女，在城里也不是久住的，肯常和俺娘儿们做伴也好。”老冯道：“我的奶奶，说的哪里话，受的你老人家恩还少哩，我的两口屋也是烧了，脱不了也是这里一宿那里一宿的，我跟你老人家，还是旧人。就有甚么东西带不了的，我替你带在身上，还放心些。”一行说着，大家走出城来。那时日色平西，秋天渐短，及至走到庄上，日已落山。来安和他媳妇子，听见月娘到了，慌忙接进屋里坐下。月娘见三间草屋，一扇单门，土炕上支了锅灶。倒有两间堆满稻柴，小玉在窗外一瞧，见有许多大包袱，俱藏在床底下、柴堆里，乱蓬蓬放着，也不言语。月娘见天色晚了，又没灯油，大家忍饥安歇，只落得一条单被。亏了玳安向邻舍老王家借了半升米，胡乱做些稀粥，月娘孝哥吃了半碗，就睡在炕上。小玉和老冯在炕前打铺不题。玳安、来安俱在隔壁寻宿。原来这来安，从小做家人，就不学好，后来西门庆死了，见

来保盗财物出去了，也就欺心寻事，终日吵闹，把当铺贡四家衣裳偷了，被月娘逐出在庄上居住。今日见月娘失势，来此逃荒，就生了个不良的心，要乘机劫他的财物；又见月娘空身，并无包裹，未知身边有无，不敢动手。他那屋里包裹，俱是乘着兵乱，和土贼过街老鼠张三、草里蛇刘四、铁指甲杨七一伙强盗结了十兄弟，先到西门庆家，把月娘埋的衣服首饰，尽行掘出。又各处地下掘了几个大坑，只不见金银，此心不死。这夜间和玳安睡在隔壁，用话试探，说眼见的这清和县住不得了，当初过世的老头儿也积个大过活，如今俱便宜外人去了，撇下这寡妇孤儿，咱们领着东奔西躲，一个盘费也没了，难道这些家私，地上的没了，地下的也没有？你我还立个主意，和这寡妇说个明白，拿出来防身，救他母子性命。他妇道家不知好歹，一时间番兵回来，大家逃命，撇在空宅里，也是瞎账。这玳安是个好人，也就信了，明日使小玉把这些话一一和月娘说了。月娘待要不听，如今这个身子，又无亲戚兄弟，随着他们逃躲，就不取出银子来，也是枉然，知道大乱了回家不回家。次日天明，就叫玳安来安跟着，和小玉进城，只留下老冯看守孝哥。一行人到了城，已是己牌时候。来安先寻了一把锹、一把斧、一个大皮匣在身边，不一时，到了宅中，在上房床后楼梯下，找那埋的衣服首饰，已被人尽情掘去，两个大坑，倒有一尺深。月娘只叫得苦。来安在旁冷笑，又走到翡翠轩东山洞里边，揭起太湖石。下埋着一个瓷罇，上盖铁犁一面，内藏着赤灼灼、白灿灿、黄烘烘好妙东西，不知是什么物件。正是：

众生脑髓，万民脂膏。得之者生；排金门，入紫闼，布衣平步上青天；失之者死；遭鞭朴，受饥寒，烈士含冤埋沟壑。福来时如川之至，运去时无翼而飞。才人金尽，杜子美空叹一文钱；国土囊空，淮阴侯难消三日饿。呼不来，挥不去，中藏着消息盈虚；满招损，乐招灾，更伏下盗贼劫杀。

月娘取出一窖金银黄白之物，约有一千余金，喜的玳安、来安手忙脚乱。一半放在匣内，用被包了，盛不尽的，二人解下腰间搭包，装起停当，先出城去等候。月娘与小玉又到佛堂里铜佛座下，取出一串胡珠，一百单八颗，是西门庆得的花子虚家过世老公公原在广东钦差买珠得来的，

悄悄收在身边，缝入贴身衣内，慢慢出宅，寻旧路回庄。及至到了庄上，天色晚了，老冯抱着孝哥接进屋去不题。却说玳安、来安得了金银，忙忙奔出城来，路上来安和玳安商议道：“这些财帛，活该是我们的，你我平分一半，多少留些给这寡妇也就够了。不然，他拿这些东西敢自家过活不成，遇着那没良心的，连他母子性命还不保。这财帛也是别人的。”玳安听了只不答应。又走了一二里路，来安就站在路旁小解，树下歇息，玳安也就不走，只见后面一个人，拿着一根杆棒，牵着一个大黄狗，大踏步赶将来，叫声：“老哥你们走的好快，等等我同一步也好。”玳安二人站住了脚，原来认的是提刑衙门里弓兵张小桥。大家拱了拱手，说道：“好惊恐，你们在那里躲来？”玳安笑道：“彼此造化，又重相见了。”张小桥见他二人走的慌，又背着个匣子，破被包着，只说是城里抢的物件，问是甚么东西，玳安便道：“空宅子里，还有些破衣破货，拾将出来使用。乱后土贼抢了几次，连人家地皮都卷去了，还有什么好东西呢？”说着话，走了一里多路，张小桥在西村分路，来安赶上路旁，附耳说了许多话，张小桥笑嘻嘻的去了，这二人才回庄上。来安推走不动，坐一会，才走一会，到了庄上，天已昏黑。月娘见二人不到，正在纳闷。二人到了，一块石头方才落地。来安要把匣子放在间壁，玳安不肯，只得将匣子放在床下，用些破棉花、破瓮、破席片暂时遮盖，再作商议。那些零碎银子，约有二百余两，二人上了腰的，月娘也不题。只说你们带的东西，各人带着罢，少不得大家同过日子，看着过世老爷恩养恁一场，只撇下这点骨血，也只在恁各人的心上罢了。说着不觉凄惶泪下，那老冯也来说些好话。是夜晚景，便与昨日不同。买些灯油，来安媳妇，也杀了一只鸡，做的粳米饭，大家吃了一饱。来安自去村里，取了二斤烧酒，把玳安哄个大醉，大家睡去不题。只因这一睡，有分教：惊飞鸟鹊方才定，暗伏豺狼又逞凶。不知后事若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欺主权谋劫寡妇财 枉法赃贻累孤儿祸

费尽机谋百种心， 安知天道巧相寻。
东邻窃物西邻得， 江上私船海上沉。
暗室可能辞艳色， 道旁谁肯返遗金。
由来鸠脯难充饱， 割肉填还苦更深。

看官听讲，这漏脯出在广东地方，专以下蛊在饮食里。或是蛇蛊、虾蟆蛊、水蛭蛊各样毒物，取来用了邪术怪药，捣为细末，使人吃了，到那药发的日子，那些毒虫活了，把心肝五脏，吃个稀烂。那鸠鸟出在交趾地方，鸟的翎毛，放在酒中，一饮而死。所以王莽鸠杀殇帝，曹操鸠杀伏后。古来臣子惧法，也有带着鸠羽自己服毒的。所以说，漏脯鸠酒不能充饥，石崇的金谷园、珊瑚树，元载的八百石胡椒，俱古来横财的样子。且休说养子孙，那有个活到老的。今日说吴月娘，取出金银付与二仆，因何说此？只因此项金银，来路不好，原是西门庆受的苗青杀主劫财之赃。因苗青事发，被家童告在巡江察院，批提刑拿人，那时苗青在临清开店，就以三百两黄金、一千两银子，打点官司。西门庆把金子昧了，只以千金与夏提刑平分。出脱了苗青死罪，现在扬州做盐商，称苗员外，至今杀人贼子漏网，主命含冤。你道这项财，公道不公道？今日月娘取出来，指望养身防后，岂有容的。把道学话不题，且说本传。那来安用烧酒哄醉玳安，天有一更时候，即取了一杆扑刀在手，乘夜去西村访张小桥说话。那张小桥原是路旁先约就的，知道来安要来，先沽下二斤烧酒，点着灯等他，忽

听狗叫，小桥迎出门来，把来安约在屋里，东头一间小屋炕上坐下，叫浑家筛起酒来。来安说：“且休吃酒。”就把这吴月娘取出金银一件件说了一遍。这是上门送来一股财，取之甚易。如今商议个停当，就好动手，不可失了机会。原来张小桥久在衙门里，积年通贼，近因乱后抢城，又和这些土贼，俱有首尾，一闻此言，如何不喜的跳起来。和来安道：“这宗财，有两样取法，有善取，有恶取，只要做得妙，才是手段。”来安问道：“怎么是善取？怎么是恶取？”张小桥道：“若要恶取，如今趁着大乱没有王法，传将咱的十弟兄来，明火持杖，把吴月娘玳安杀了，把小玉卖了，财物众人平分，你我得了一半。西门庆原是外住的破落户起家，又没有什么族人亲戚，日后说是大乱土贼杀了，不知几时才有王法，那个来告状？这是恶取，用的人多，也多分些去。若依我说，只是善取更妙，趁着三四更天，黑地里，又无月色，我叫着我的儿子张大，同你我三人只用一个火把，将草屋烧着，一声喊起，大家齐说有贼，那玳安是小胆后生，和月娘一定要跑走逃命。放条路着他走了，后面吆喝着赶杀，只丢两块石头，吓得走头没命，那个敢回来，咱们却将那银子拿来藏了，日后只说有贼劫去，连你还做个好人，下次好相见。我和你三七分，情愿让你一半，你说这计何如？善取其财，还不伤天理，岂不是两全之美。”把个来安喜欢的当不得，跳起来道：“好计！好计！早晚有三更了，就该早去，怕天明有人行走不便。这些东西，连我的几个包袱，俱寄在你家罢，好挡人的眼目。我也就搬在你这村里住了。”商量已定，即时叫将大儿子张大出来，也有三十来岁，一条壮汉，专以赌博剪络为生，也是这一路的人。各拿口扑刀，将烧酒筛热，吃几大碗，助胆而行。来到乔家庄上，先把场围一垛杆草点起跳了过墙去，烧起后边屋簷来。来安大叫有贼，吓得玳安趴起，百忙里穿不上裤子，赤着脚，叫小玉开门，快往外跑。这几个妇女，那个有胆的，月娘吓得乱颤，先抱起孝哥来，玳安小玉挽着月娘，往外黑影里，不顾高低，一步一跌只往无火处乱走。只听一片声喊说：“休叫走了，赶上拿人。”吓得吴月娘、小玉、老冯各不相顾，俱伏在外蒿子地里，只听得石头乱打将来，月娘怀抱哥儿，黑暗地里那里藏躲得及，早有一块砖头打将来，把孝哥的头打破，大叫一声，就没气了。月娘也顾不得孩子死

活，抱着走过庄外，河崖树林子里，伏成一堆，用袖子把孝哥挡得严严的，那敢放他啼哭。直等到五更时候，庄上狗还乱咬，火也不明，人也不喊了，天色渐明，玳安扶着月娘，不敢回庄，可往那里去好。正在惊荒间，那来安已将金银和他的包袱细软之物俱付与张小桥父子挑去，方来找寻月娘，知在河边林里，远远放声哭将道：“连我的包袱衣裳，几年挣的过活，都被抢去。”说毕又哭，连玳安也信了，抱起孝哥一看，额角上打了一个大血窟窿，急急用绵花扎了，抱着复回庄来。一口草屋，已烧了半间，收拾的房里净净的，只剩下一堆乱草，连被也没了，月娘不觉放声大哭，老冯劝个不住。待要寻个无常，又有死人留下的这点孽种，往前日子怎么样过？正说着话，来安媳妇来哭一回，吵一回，说是带了银子来连累的他家穷了，也要搬了，不在这个孤庄子上，守着几间破屋，倒像还有银子一般。一面说着，一面来安就来揭锅，收拾破盆、木杓、粗碗、草席做了一担，挑起来辞了月娘，和他媳妇扬长去了。月娘寻思，今夜就没处安身，那里去好，到是老冯道：“我想起一条路来，你该去寻他，且住些时，听听乱信，再作计较。”正是：荣华趋奉人人有，患难扶持个个难。

且说这来安与张小桥合谋，假装强盗，夜间将月娘金银劫去。来安因要脱身，遂将自己先掘的月娘埋下包袱皮箱等件，俱交付小桥父子，连夜挑去西村家里藏下。来安夫妇，却来装神做鬼，哭一回，叫一回，辞了月娘，也不在庄上住，恐怕人看出手脚来，就搬在张小桥家间壁，指望和他三七分那金银，还不肯给他一半。寻思着这些大皮箱，俱锁的是月娘自己的首饰衣服，金簪钗钏珠子冠子，也有三四顶，连李瓶儿、潘金莲撇下的物件俱在箱子里，少说也值五七百银子。那包袱里，是西门庆的官衣、杯盘、尺头 and 那貂鼠披风三件，好多东西，慢慢的一件件取出，向当铺里典些银子。和张小桥合伙，却不是个现成财主。心里想着，口里念着，和老婆商议着，甚是快活。在西村寻下三间草房，一口厨房，小小的一个院子，还有一口井，好不方便。过了三日，老婆说：“咱那包袱趁今黑夜，拿了过来罢，怕张小桥家妇女们，留了咱的针头线脑，相互间不好说，怕伤了和气。”来安道：“你不知张小桥，原是咱老爷衙门里人，极是义气的，我照顾了他这一场富贵，他就十分昧心敢做出这样的事来？俺两个还